

解放
战争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寒风 著

(下)

中原夺鹿 淮海大战

ZHONG YUAN DUO LU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中原夺鹿 | (1) |
| 淮海大战 | (239) |

淮海大战

一九四八年十月中旬。

中原野战军司令部，闪开白崇禧三个兵团的进攻，隐蔽地把四个纵队从河南省西部汉水边上调到平汉、陇海两条铁路交叉点附近，准备夺取郑州，尔后东进，配合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，同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在徐州地区决战。

指挥机关进驻禹县城。

刘伯承、陈毅两位司令员带着医生秋霞和警卫员，沿着石级斜坡攀登古老的禹县城，径直上到城墙的最高处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，举目远眺。万里晴空，阳光灿烂，秋意盎然。他们背后衬托着巍峨挺拔的中岳嵩山。

嵩山，崔巍峥嵘，气势磅礴。群峰耸峙，高触云天，威严屹立，雄视中原。直如一簇擎天的玉柱，高高地支撑着天的穹窿。它的脚下，峰峦起伏，犹如山的海洋，波浪滔滔漫及远方。山上赭色的柞树，紫红色的柿林，焦黄的油桐园，浓绿的松柏，瓦蓝色的山村，嫩绿的麦田，如同新涂的油画，五彩斑斓，鲜艳夺目。从这万山丛中，引出清澈的颍河，曲曲弯弯，奔流而下，激扬着欢快的笑声，曼舞轻歌，抚摸着禹城古老的石基，流向大地的深处。

陈毅司令员兴致勃勃，朗声读着李白的诗：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”。他向秋霞说：“唐朝诗人李白的《将进酒》就是在嵩山上写的。你听：‘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’。结尾是这样几句，‘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’他是用醉来销万古之愁。我们也是从嵩山出发，跨上我们的‘五花马’，穿上我们的‘千金裘’，一战同销万古愁，用战斗来解放人民。”

刘伯承听着他们的谈话，笑望着发窘的姑娘，一面招手让警卫员上来架起望远镜。

秋霞激动又惭愧，她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了，对文学这方面更是一无所长，但是她明白首长的意思，便说：“陈司令员，你读的书多，走的路多，到过欧洲，到过法国，到过巴黎。巴黎好吗？”

陈毅司令员感慨地说：“那时候我还没有你这么大。我们一群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，想去世界革命的中心——欧洲，学习怎样救中国。一天傍晚，我们登上巴黎圣母院的塔顶，眺望巴黎全景，眺望塞纳河，怀念祖国。想着总有一天，像巴黎公社那样，我们同中国的大地主、大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决战。现在，这一天到来了！”

警卫员架好望远镜架，把镜子交给刘司令员。陈毅司令员也接过镜子向天空了望了一下。

秋霞好奇地问：“哪儿是‘淮海’？能看到吗？当指挥员的走到一个新地方，总是上到最高的地方去看看。”

刘伯承司令员说：“当然罗，居高临下，统观全局。带兵的人要把活的地图装在心里，山势，河流，道路，村庄，统统收罗在眼里才行！”

秋霞天真地问：“能看到华野兄弟部队吗？能看出多远？”

陈毅司令员说：“他们在山东曲阜集中，传达中央九月工作会议的精神，离我们这儿有九百多里远，或许能看到泰山。可惜泰山我只登了一半……”说着，他把镜子对向泰山的方向。

刘司令员也把镜头转过去，看了一下说：“望不到，太远了！”

秋霞问：“能看到大别山吗？”

刘司令员把镜子转向南方。

东南大地，好像陆沉一样的陷了下去。循着闪闪发光的颍河流去的方向，大地沉入无边无际的白色湿雾之中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地平线只是迷茫一片。但是仍然被人用高倍望远镜寻着了，镜头里出现了淡得不能再淡的一条齿形的影子，漂浮在遥远的南天，

这就是大别山。

刘司令员把身子直起来说：“看到一点点影子。”他闪到一边让秋霞挨近来看，一边说：“三山，就是指的泰山，大别山，伏牛山；四水，是指长江，汉水，淮河，黄河。我们是依靠三山，转战四水，逐鹿中原。济南解放，威胁徐州，蒋介石正往那里调兵遣将，准备决战。华野主力从北往南压，中原野战军从西面侧击，把这只鹿挤住。”说到这里，刘司令员感慨地说：“‘中原还逐鹿，投笔事戎轩。’这是唐朝宰相魏徵写的诗。陈毅司令员和我，都是丢下笔杆拿起枪杆，半路出家的。可也大半辈子了！”他做了一个手势，结束谈话说：“走吧，来找我们了！”

果然，一个通讯员跑来，已经上到石级的半中间。刘司令员挥手示意，不要他上来。他们一齐往下走，边走边说：“看来，纵队司令员们都到齐了。这场雨搞的叫人恼火，不过老天爷也给我们来了个‘激将法’，别家都动手打起来，唯独我们……”

二

各纵队的司令员、政治委员们相继赶到，人和马都跑得汗湿淋漓。虽然已经是深秋，但骄阳依然有威力。人们一到司令部门口，便跳下马来，把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，迫不及待地奔进作战室。陈赓、杨勇、陈再道、王近山、秦基伟、陈锡联司令员和他们的政治委员们，相见之下，兴奋异常。特别是自从襄樊战役以来，还没捞着机会举行大的战役，加上豫西秋雨连绵，河水暴涨，妨碍了作战。兄弟部队秋季攻势的胜利，济南解放，东北开始辽沈战役，攻打锦州……是有点令人坐不住的。

李达参谋长迎住他们——握手，问棉衣的情况：“穿到战士身上没有？这已经是第十场秋雨了，一场秋雨一场寒……”

“穿上了，有的棉衣都发霉了。如果每一场秋雨都下这么多天，那样连人都得泡得发霉了，枪也都得长了毛。老天爷也站在蒋介石一边。”

这些人一到上级机关，就无拘无束，什么话都会抖落出来，就为的是要求打仗：“打算怎么办？打南阳？还是消灭白崇禧？”

李达参谋长乐了：“让白崇禧‘打’我们。这位‘小诸葛’也想在南阳、襄樊露一手，在驻马店天主教堂里召开了军事会议，异想天开的想用三个兵团扫荡豫西，寻找我们主力决战。他的三个兵团已经展开了！”

“他凭什么？”

“就凭他是个混蛋。”

“蒋介石恢复了军的建制，组成大兵团来作战，看来是想大干一场。”

“华野除青岛以外，已经没有别的牵扯，他们十五个纵队，兵强马壮，可以独当一面……”

“我们？坚持大别山，大洪山，桐柏山，伏牛山……三分之一的的主力抽到地方，多数纵队兵员不足两万人，重武器丢光……”

“逐鹿中原，逐鹿中原，鹿还没到手，倒把狗拖瘦了！”

刘司令员和陈毅司令员出现在门口。

刘司令员说：“参加淮海战役对我们中原野战军来说，好比瘦狗屙硬屎。”随即幽默的一笑，解释说：“硬屎是非屙不可，肥狗瘦狗都是一样。”他一边走近桌子一边说：“上大别山的时候，咱们安过一回卵子，大概有人没有安结实。”

人们大笑起来。

刘司令员走近地图跟前，拿起指挥棍点着鲁西南用力往一划，指挥棍的终点出现大别山。刘司令员说：“千里跃进的时候，就有人议论纷纷。如今大别山像一把利剑直插长江，威胁南京和武汉。把敌人的战线劈开，迫使蒋介石后退了一千里，整个战局改

观。天上不会给你掉下馒头来，时机要人去掌握，局面要用战斗去打开。”

刘司令员继续说：“中央九月工作会议，指出五年打败蒋介石，同时提出反对无组织、无纪律、无政府主义，反对地方主义和右倾思想，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中央，这是进行决战的关键。中央九月工作会议拨正了航向，指明了形势和任务。东北发起了辽沈战役，华北聂、徐发起了察、绥、太原战役，西北彭、贺发起荔北战役，华东解放了济南。蒋介石的方针是：撤守锦州，坚持华北，力争中原，经营华南。从青海五马集团，陕西胡宗南集团，到武汉白崇禧集团，徐州刘峙集团形成一条防线，防我西入四川，南过长江。命令白崇禧扫荡豫西，寻歼我中原野战军主力，同时向徐州集结兵力，企图夺取济南。中央军委决定进行淮海战役，歼灭黄伯韬兵团，解放鲁南、苏北，威逼徐州。指示中原野战军，攻歼郑州到徐州一线，牵制孙元良兵团，不使它东调。我们的意图：用二、六纵队把白崇禧拖在豫西，主力挥戈北上打郑州。尔后东进参加淮海战役。”

陈毅司令员说：“困难是不少的。概括几点：一，这个仗是在蒋介石的家门口打，他可以随时增援。二，就正规军数量来说，敌人比我们多二十万。火器优于我们。三，他有两个战场的配合。我们不得不两面分兵。四，基本上是新区作战。但是我们有利的条件是决定的因素：党中央英明领导和广大人民的支援，二是战争形势发展到战略决战阶段。”

有人说道：“能兵观远略。”

陈毅司令员说：“对头，我们的战略胜敌人一筹。决战时刻已经到来，有兵就拉出来打，有粮食就拿出来吃。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大地主、大买办资产阶级最后的决战。”

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忽然走进屋来，犀利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眼在座的人。在座的人和他的目光接触的刹那间，精神立刻振奋起来，挺直了身子，等他讲话。

邓小平政委望着大家说：“电报已经发出。向中央打了保票。我们的决心：破釜沉舟，在所不惜。”他的话铿锵有力，一字一板，简明扼要。

全场肃然。

三

作战科长张华和机要科长崔波，正在整理要携带的东西，组织前线指挥所随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北上执行任务。

崔波问：“留两个纵队和分区部队对付白崇禧三个兵团？”

张华说：“李达参谋长坐镇豫西。”

崔波问：“刘司令员呢？”

张华说：“后去，等我们拿下郑州，如果黄维兵团东返……”

秋霞急急忙忙跑来，向张华说：“我也去前方……”

张华乐了，但是毫不犹豫地说：“你留下照顾刘司令员。”他向崔波使了一个眼色，正告秋霞说：“别耽误时间，赶快说两句话吧，我们马上就动身，部队已经出发了！”他走出去，把别人也带走，而且拦住进来的人，顺手把门关上。

屋子里只剩这一对情人，可是无论是崔波还是秋霞的情绪，都转不过弯来，因为秋霞想上前方，这种思想控制了她全部感情。她已知道领导是不会同意的。但是她说：“我去找政委。”

崔波拉住她：“你别用小事麻烦邓政委，他太忙了！”

秋霞吃了一惊：“你也同意我留下？那末陈毅司令员、邓政委到前方去不需要医生吗？”

崔波说：“刘司令员身体不好，邓政委不会放你到前边去的。”他摇摇头，“前边恐怕没有生病的工夫。”

秋霞说：“我替邓政委担心，他是一点时间都不会留给自己

的……”

崔波说：“我也为这担心。敌人比我们多二十万人，火器比我们强，所以蒋介石、杜聿明想打一打。我们这一面只有四纵有三万人，别的纵队多数不足两万，有的只一万二三千人。参加这样大的会战……可是电报已经发出，向中央表示了态：破釜沉舟，在所不惜。所以陈、邓二位首长亲自到前边指挥。”

秋霞担心地问：“去这么点儿人能独当一面吗？”

崔波说：“坚持大别山的时候，敌人也是三个兵团，邓政委镇定自若，谈笑风生，那时候多苦啊！”

秋霞说：“我怕邓政委会累垮的……”

崔波充满信心地说：“他不会垮。”

秋霞关心地问：“你呢？”

崔波说：“强将手下不出弱兵。”

秋霞这时才注意到他们就要分开了，而这个分离又不同一般，在这种时刻说什么话能表达她的感情呢？说的再多又有什么意义？她机警的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，然后一下扑进了爱人的怀抱，两手紧紧抓住崔波的双肩，唯恐自己所爱的人一下子从手里飞走似的。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也不想控制了。忽然，她毅然决然放开手说：“我去找政委。”说着，她跑开了。

四

司令部的会议散了。

最先走出来的是刘、陈二位司令员，邓小平政委，李达参谋长，后边是纵队的司令员和纵队政治委员们。留下来的人和到前方去的人握手作别。

邓政委叫住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和六纵司令员王近山说：“黄维

兵团的成立是专门为了对付我们的，他迟早会东去。你们的任务就是拖住他，拖一天是一天。”

邓政委又和李达参谋长握手：“你坐镇中原，白崇禧这一坨子需要对付。还有，支前工作你得亲自抓，这是这次会战成败的关键。任务艰巨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用力握紧李达参谋长的手说：“我们是倾家荡产进行这场战争，没有得力的人抓后勤是不行的。”

李达参谋长感到政委手上的力量和这力量所表达的意义：这里有深沉的感情和无限的信赖。说明事情本身不是一般的艰巨和平常的委托，而是万分艰巨和全心的托嘱。他立刻紧紧地握住政委的手，以至使得手激动得发抖。

刘司令员说：“孙子兵法只说：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时，则可千里而会战。可是关键在人民。”

邓政委和刘司令员握手。

刘司令员说：“我们出的兵少，要统观全局，击其要害。”

邓小平政委说：“你保重，有指示及时电告。”

秋霞跑来。这姑娘热情、积极、勇敢，她多么想到前方去，可是一见到政委，她却不好意思提出自己个人的要求，反而腼腆地伸出手来向政委和陈毅司令员告别。

就是这样，秋霞的心理活动也没躲过政委的眼睛。邓政委拉着她的手说：“你看我们三个谁的年龄最长？”

秋霞一下子愣住，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说了。

邓政委乐了：“年纪大的人应当受到医生的照顾。你别着急，我们会在前线上会面的。我们一打下郑州，黄维会立刻东返。”

陈毅司令员在一边望着秋霞的窘态说：“政委的话没错，司令员怎么能不亲临前线？蒋介石现在都坐不住了！”

五

南京。

官邸会议。这是蒋介石国防部军事决策会议的地点。华丽的大厅里坐满了陆、海、空三军首脑人物，高级幕僚，国防部军政大员，总参谋长顾祝同，情报厅厅长侯腾，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和有关人员。

墙上露出整幅的大地图。东北，华北，西北，郑州，徐州，武汉……地图上插满了色彩不同的小旗，标明敌我双方态势。东北：长春，沈阳，锦州已经成为“孤岛”。华北：在北平，天津，张家口，太原一线的零星点线；西北仅存西安一隅。只有汉水以西，长江以南尚称完整。汉水以东，长江以北，大部地区已经落入共军手里。

蒋介石紧皱着眉头，盯着地图。

情报厅厅长侯腾报告：“罗荣桓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行动，向义县集结兵力。目前，锦州已被包围。陈毅部攻占济南之后，部队集结济宁、曲阜一线休整，有南下模样。刘伯承部向江汉窥测，企图乘夺取襄樊的余威，南下过江或西向入川……”他说着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。

蒋介石的眼正随着侯腾的报告，在地图上寻找他提出的地点。侯腾点到的地点，都密布着标明共军番号的小旗。蒋介石身上顿时起了一阵鸡皮疹。好像这些小旗不是插在地图上，而是用针扎在他的肉上。

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说：“东北应当集中兵力，固守锦州，把东北共军拖在关外，傅宜生应当向平、津布防，坚持华北……”

蒋介石眼睛一亮，抬起头来向着顾祝同。

顾祝同明白了。郭汝瑰的计划合了老头子的心意。但他知

道，所难的是卫立煌和东北将领不想放弃沈阳。而且沈阳和锦州的交通已经被共军切断。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向锦州行动，卫立煌认为兵出辽西走廊，必然导致廖耀湘兵团的覆没，以致东北丢失。

蒋介石站起来说：“我亲自指挥。命令廖耀湘兵团从北往南打，解除锦州的威胁。”他显出一种威武果敢不能反驳的样子。

顾祝同宣布散会。他想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和蒋单独谈。对东北他并不担心，交给傅作义统一指挥，协调两大战略区的兵力，拖住罗荣桓和聂荣臻部。徐州倒是当务之急，陈、粟大军集结济宁，虎视眈眈，威慑徐州，这是京畿大门。老头子不须分心北方。

蒋介石眼睛一扫，把严厉的目光射到顾祝同脸上，认为他的意见不值一顾：“我不能把一百万军队交给傅作义，成全他的羽翼。扼守锦州，拖住罗荣桓，我就有办法争夺中原。”他特别强调‘争夺中原’四个字。说罢想了一下，又最后下命令：“中原我自有部署，将郑州交给安阳的李振清部，把孙元良兵团调归徐州‘剿总’序列，我集中四个兵团和三个绥区的兵力，足以对付陈毅。白崇禧扫荡豫西，然后封锁平汉路，切断刘伯承和陈毅的联系，各个击破。我亲自坐镇北平，指挥东北战场。”他说完转身要走，被顾祝同拦住。

顾祝同见他的意见被驳回，不敢力争，他把担心用一种建议的形式提出来：“光亭对华东共军有上、中、下三策……”

蒋介石转过身来说：“那好，让光亭来！”

顾祝同的意见遭到蒋介石的否决，使他感到很难堪，为了避开自己站在蒋介石面前等杜聿明进来这种继续难堪的局面，他便一反常规，亲自走出去招杜聿明。另外，他感到老头子亲自出马，并不是好的兆头，很可能把事情弄糟。因为他直接干预指挥，会妨碍下边的手脚，同时也是对包括他顾祝同在内的一些高级将领的不信任。但是事情是无可挽回了。他心里觉得憋闷，也想藉招杜聿

明,出来透透风。

顾祝同带着杜聿明进来了。

杜聿明向蒋介石敬礼,然后笔直地站在门的一侧。

蒋介石朝杜聿明一步步地走近来。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对方。看得出来,这阵子他也是心潮起伏,喉头不停地移动。此刻,他多需要人,需要人们为他挺身而出。他也和一般人一样,需要人怜恤,需要人支持,不要使他走到难堪的地步,什么都非他亲自出马不可,没有了回旋的余地。可是,今天的整个会议上,只有他一个人发言,别人对他的发言没有反驳,也没有赞同,只有沉默和顺从,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孤寂、悲凉之感。

杜聿明避开蒋介石逼视的目光,恭顺地垂下了眼帘。当他看见自己的鞋尖擦得明光发亮,不染纤尘,感到自己的军容无可挑剔时,才放心了,便重新站直了身子,显出一副更加恭顺,随时准备舍身以赴的样子,说出了自己的想法:“陈毅新胜,伤亡惨重,疲惫不堪,一时难以再举;刘伯承在大别山,元气亏损,兵员锐减,火炮丢失,有白健生三个兵团足以对付。我军自七月以来,没有大的军事行动,已经准备完毕,又恢复了军的建制,组成大兵团进行作战,对士气有很大振奋。目前中原态势,兵力和火器的对比,都大大超过共军,我们集中四个兵团于徐州,三个兵团沿津浦线北进,一举夺取济宁,再夺济南,收复山东,这是上策。如果刘伯承先期东来,可调黄维兵团跟进,会同邱清泉兵团夹击歼灭之,然后再集中兵力击破陈毅。我们先发制人,一定能够挽救败局以振士气……”

蒋介石一边思味着杜聿明的话,一边点头,最后对杜聿明说:“好,就交给你办,你去指挥。”随后对着顾祝同和杜聿明说:“我们并没有垮台,也没有到垮台的时候,更不要做垮台的打算,我们的人还没有死绝。”他这是对杜聿明的表扬,也是给顾祝同打个招呼。

顾祝同和杜聿明两个同时立正。

蒋介石为了给顾祝同活动的机会，踱到一边去了。

顾祝同对杜聿明说：“你到徐州和经扶商量具体实施。”说过，便送走了杜聿明。

会议室空空荡荡，只剩蒋介石和顾祝同两个人了。顾祝同迟疑地走近蒋介石，胆怯地试探着说：“下边有反映……”

蒋介石一听“下边有反映”，先是一惊，紧接着眼里射出凶光，恶狠狠地盯住顾祝同的脸。吓得顾祝同把话咽了回去，张着嘴巴愣在那里。

蒋介石一脸不耐烦的表情：“你说，你说……”

顾祝同不敢不说了。他声音喑哑，喉咙发干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下边反映，徐州是南京的大门，应当派一员虎将把守。不派一只虎也该派一只狗看门。如今摆了一只猪……”

蒋介石听罢放下心来，跟着长吁了一声：“刘峙无所作为，这我知道，可是他听话……”说着他踱到会议室的那头去，然后慢慢地踱了回来，“经扶是一员福将，想借他的‘福’保佑徐州。”他又一边踱步一边说：“有光亭在，可以重托。”他望着木木地站在那里的总参谋长顾祝同，以为他没有领会自己的精神，他这时真的感到有点不耐烦了，可是又不得不耐着性子把问题讲清楚：“集中兵力于锦州，既拖住东北共军，又使东北、华北摆成犄角之势，同收两个战略区协作之效，免得孤立被共军各个吃掉。东北丢失，共军大举入关，华北不保，何谈力争中原！”望着他的总参谋长的脸，感到很难找到推心置腹的人，最后说：“豫西扫荡结束，立即把黄维兵团调回平汉线上，防止刘伯承东来。外线保持一个兵团，徐州就不会孤立。”

戒备森严的飞机场。蒋介石登上他的专机。飞机轰鸣着向北飞去。

六

人民解放军的大队人马沿着嵩山脚下起伏的山峦，迅速北进。

夕阳映照着秋天的山峦，把突兀高大的嵩山笼罩在霞光里，道道金光从千峰万壑的缝隙间透射过来，使得整座嵩山金碧辉煌，绚丽壮观。

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乘马走在部队的行列里，欣赏着沿途的风光。

陈毅司令员说：“对东北战场，南京政府感到鞭长莫及了，是守是撤，举足不定。蒋介石既不信任卫立煌，又不愿把大权交给傅作义，他要亲自出马。中原战场，杜聿明献策，企图先发制人，计划之内包括孙元良兵团。总的算起来，范汉杰一个兵团守锦州，葫芦岛上一个兵团北进，廖耀湘一个兵团往南打，白崇禧三个兵团扫荡豫西。蒋介石想在三个战场上同时展开攻势，自己坐镇北平，南北兼顾……”

骑兵通讯员从前边跑回来，见到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，滚鞍下马：“报告首长，孙元良兵团已经离郑州东开，现正在民权、野鸡岗一带集结。”

陈毅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从马上下来。

原来他们的任务是钳制孙元良不让他东去，看来敌人走在前边了。陈毅司令员骂道：“孙元良狡猾奸诈，跑得太快了。他是否已经觉察我们的行动？”

张华说：“郑州防务由安阳敌人李振清部接替，李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郑州，伸过了黄河铁桥……”

邓政委对张华说：“通知秦基伟，九纵立即抢占老鸦阵，行动要迅速、隐蔽。”